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丛书

# 品花宝鉴

上海古籍出版社

I 242  
171-C<sub>2</sub>

〔清〕陈森著  
尚达翔校点

# 品花宝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品花宝鉴目录

前言	一
品花宝鉴序	一
序	五
品花宝鉴题词	七
第一回 史南湘制谱选名花	一
第二回 魏聘才途中夸遇美	一七
第三回 卖烟壶老王索诈	三
第四回 三名士雪窗分咏	四八
第五回 袁宝珠引进杜琴言	六四
第六回 颜夫人快订良姻	七八
第七回 颜仲清最工一字对	九三
第八回 偷复偷戏园失银两	一〇八

- |       |          |          |     |
|-------|----------|----------|-----|
| 第九回   | 月夕灯宵万花齐放 | 珠情琴思一面缘怪 | 二二三 |
| 第十回   | 春梦婆娑情长情短 | 花枝约略疑假疑真 | 一三七 |
| 第十一回  | 三佳人妙语翻新  | 六婢女戏言受责  | 一五一 |
| 第十二回  | 颜仲清婆心侠气  | 田春航傲骨痴情  | 一六六 |
| 第十三回  | 两心巧印巨眼深情 | 一味歪缠淫魔色鬼 | 一八〇 |
| 第十四回  | 古诵七言琴声复奏 | 字搜四子酒令新翻 | 一九六 |
| 第十五回  | 老学士奉命出差  | 佳公子闲情访素  | 二二二 |
| 第十六回  | 魏聘才初进华公府 | 梅子玉再访杜琴言 | 二二六 |
| 第十七回  | 祝芳年琼筵集词客 | 评花谱国色冠群香 | 二四〇 |
| 第十八回  | 狎客楼中教箴片  | 妖媚门口唱杨枝  | 二五六 |
| 第十九回  | 述淫邪奸媒藏木桶 | 逞智慧妙语骗金箍 | 二六八 |
| 第二十回  | 夺锦标龙舟竞渡  | 闷酒令鸳侣传觞  | 二八一 |
| 第二十一回 | 造谣言徒遭冷眼  | 问衷曲暗泣同心  | 二九五 |
| 第二十二回 | 遇灾星素琴双痛哭 | 逛运河梅杜再联情 | 三〇九 |
| 第二十三回 | 裹草帘阿呆遭毒手 | 坐粪车劣幕述淫心 | 三二三 |

第二十四回	说新闻传来新戏	定情品跳出情关	三四
第二十五回	水榭风廊花能解语	清歌妙舞玉自生香	三四五
第二十六回	进谗言聘才酬宿怨	重国色华府购名花	三六〇
第二十七回	奚正绅大闹秋水堂	杜琴言避祸华公府	三七三
第二十八回	生离别隐语寄牵牛	昧天良贪心学扁马	三八九
第二十九回	缺月重圆真情独笑	群珠紧守离恨谁怜	四〇三
第三十回	赏灯月开宴品群花	试容装上台呈艳曲	四一六
第三十一回	解余醒群花留夜月	紫旧感名士唱秋坟	四二九
第三十二回	众名士萧斋等报捷	老司官冷署判呈词	四四三
第三十三回	寄家书梅学使训子	愤聚仪华公子辞宾	四五六
第三十四回	还宿债李元茂借钱	闹元宵魏聘才被窃	四七一
第三十五回	集葩经飞花生并蒂	裁艳曲红豆掷相思	四八七
第三十六回	小谈心众口骂珊瑚	中奸计奋身碎玉镯	五〇五
第三十七回	行小令一字化为三	对戏名二言增至四	五二一
第三十八回	论真贗注释神禹碑	数灾祥驳翻太乙数	五三五

第三十九回	闹新房灵机生雅谑	装假发白首变红颜	五五一
第四十回	奚老土淫毒成天阨	潘其观恶报作风臀	五六五
第四十一回	惜芳春蝴蝶皆成梦	按艳拍鸳鸯不羨仙	五八一
第四十二回	索养贍师娘勒价	打茶围幕友破财	五九四
第四十三回	苏蕙芳慧心瞒寡妇	徐子云重价赎琴言	六〇八
第四十四回	听谣言三家人起衅	见恶札两公子绝交	六二五
第四十五回	佳公子踏月访情人	美玉郎扶乩认义父	六三九
第四十六回	众英才分题联集锦	老名士制序笔生花	六五四
第四十七回	奚十一奇方修肾	潘其观忍辱医臀	六七三
第四十八回	木兰艇吟出断肠词	皇华亭痛洒离情泪	六八八
第四十九回	爱中慕田状元求婚	意外情许三姐认弟	七〇三
第五十回	改戏文林春喜正谱	娶妓女魏聘才收场	七一七
第五十一回	闹缝穷隔墙听戏	舒积忿同室操戈	七三三
第五十二回	群公子花园贺喜	众佳人绣阁陪新	七四八
第五十三回	桃花扇题曲定芳情	燕子矶痴魂惊幻梦	七六二

第五十四回	才子词科登翰苑	佳人绣阁论唐诗	七七八
第五十五回	凤凰山下谒骚坛	翡翠巢边寻旧冢	七九四
第五十六回	屈方正成神托梦	侯太史假义恤孤	八二〇
第五十七回	袁绮香酒令戏群芳	王琼华诗牌作盟主	八三六
第五十八回	奚十一主仆遭恶报	潘其观夫妇闹淫魔	八四九
第五十九回	梅侍郎独建屈公祠	屈少君重返都门地	八六五
第六十回	金吉甫归结品花鉴	袁宝珠领袖祝文星	八八一

### 第三十二回 众名士萧斋等报捷 老司官冷署判呈词

话说秋雨纷纷，泞泥满道，一连下了七八日，到了初八日方见晴明。场中定于初十日出榜，初九日一早即报起来。凡下场的个个意马心猿，到了这几天，寢食俱废。就是高品、春航亦未能免俗。春航初八日晚上，太睡早了，睡不著重又起来，至高品房中，见高品尚未安睡，二人谈起心事来。春航叹了一口气道：「我的名心原淡，中不中倒也无妨，就是对不住苏媚香，半年期望之心白白孤负了。科名虽不足贵，但古今名士才人，断无不从利名而起。」高品道：「可恨今年这一班主考房官，把人回避得干干净净，我们再若不中，未免太冷淡了。若到明日此刻不见动静，就不必想了。」春航道：「不要到此刻，点灯时不来，便已绝望。若据前日那两个六壬课，似乎你我皆可有望。」高品道：「下场年问卜是最不灵的。我头一次在江宁考试，有个起梅花数的，为我起数，得泰卦五爻。他说不用说了，一定中元的。爻辞是帝乙归妹，以祉元吉，你还讲甚么。且象辞还是中以行愿也。」春航道：「可不是！」高品道：「不但此，那年是乙未年。你想帝乙的乙字，与归妹的妹字，去了女字傍，不算乙未两字么？我已十拿九稳，谁知道鬼神专会哄人的，你道可笑不可笑。」春航道：「人心最灵。心之所欲，象即呈焉，此是人心上起的象，非卦中之象也。」



二人煮茗闲谈，将近五更始寝，一到天明即已起来。

却说苏蕙芳惦记春航，亦复一夜不能安睡，比到起身时，已是巳正时候，连忙梳洗，即著人到外面打听，可曾报动，那人去了。随后有个京官，著人来叫蕙芳去陪著登高，蕙芳那有心绪，回他进城去了。停了好一回，钟上已交午初，打听人转来道：「外间已报过四十名了，田老爷还没有在内，倒是那个姓归的中在三十四名。」蕙芳道：「那个姓归的？」家人道：「胡同外边住的，就是那叶先生的姑爷，开窑子的。」蕙芳听了颇为不平道：「奇了！忘八都中了，还了得？这么看来，是不必说了。」心上要到春航那里去，犹恐见面有些难以为情，意欲报了再去，心上十分焦急，比春航倒还胜几分。一回见宝珠著人来问信，素兰、玉林著人来问信，闹的蕙芳坐立不安。欲到戏园中，恐怕被人钩搭住了，闷闷的歪在炕上，拿本闲书消遣，看了两页又放下。

将近申初时候，尚不得信，闷绝无聊，忽见眼班的手里托著一个盒子，上面放著一盘枣糕，进来说道：「胡裁缝送来的，有话要面求。」蕙芳道：「他有什么话讲？既然他亲自送来，收了的就是了。」胡裁缝也走进来，作了一个揖。蕙芳让他坐了。胡裁缝道：「今日倒闲空在家，不出门走走？外面登高，游玩的颇热闹。又是报举人的日子，潘三爷的女婿中了，好不热闹，挤满一铺子人，报喜钱赏了一百吊。这胡同外的一家也中了，我常与他作衣裳的。寓在宏济寺的高老爷也中了八十一名，如今城外已报一百多名了。」蕙芳听了忙问道：「宏济寺的高老爷中了，还有位

田老爷也寓在寺内，可曾中么？」胡裁缝道：「我没听见说，想必也中了。」便向蕙芳说：「我的苏爷，我有一件事要求你，我那第三个儿子叫三喜，在铺子里闲著，教他作手艺，学了三四个月，剪刀都拿不起，一天倒要四五十钱买糖买果子吃，我那里养得起他？他相貌也还干净，虽不能比你那班里相公，也差不多。他心也灵，针线学不会，戏倒学得会。如今听熟的乱弹，倒也会唱许多。我想作戏比我们作裁缝好万倍。我求你老人家行个好事，提拔提拔我，选个日子送三喜来拜你作师父，你老人家断不可推辞。我若送他到别班里，我也心疼他年纪又小，打打骂骂的，孩子也受不得的。你老人家心又慈，疼惜孩子，将来就不指望与你老人家一样，能够光光鲜鲜不少吃，不少穿，认得几个财东，也就心满意足了。作裁缝的有什么好处？自己又没有本钱，铺子里除了料来，来路就贵，还要替人垫钱，开出账去，人又嫌贵了，七折八扣，拖拖欠欠。这一间铺子好容易开著，五七个伙计作活，老米饭，酸菜汤，一天费用也得两吊钱，能有多少沾光在内。你若肯收了作徒弟，歇两年我就不作裁缝，就像作老太爷一般了。」蕙芳听了，好不厌烦，便道：「我将要改行不唱戏了，那里还要收徒弟？况且我也不会教人。你儿子要学戏，还是到那乱弹班里好，学两个月就可出台。我们唱昆腔的学了一辈子，还不得人家说声好。一个月花了多少钱，方买得儿出戏，学他作什么？」胡裁缝尚是啰啰嗦嗦，好一回才去。

已是上灯时候，蕙芳长叹一声，忍不住叫套车到春航处去，先与高品道喜。及到了宏济寺

中，却是冷清清的。进内先见了高品的家人，问他，那人答应道：「方才报是报来，我们老爷说恐怕不是，不晓得什么缘故？」蕙芳走到里面，只见高品与春航对坐下棋，照应他坐了，春航便触起心事来，便把棋子一掬，说：「输了，不必下了。」高品也便歇了。蕙芳问道：「卓然已高中了，怎么如此模样？」高品笑道：「中了便应该怎样，等湘帆报来再热闹罢。」蕙芳道：「总是一样，全要中的。」高品道：「方才报是报来，但有些不对帐，是个江南监生。」蕙芳道：「据我看来不错的，你这名字未必有同的。」高品道：「也难说，总要看了榜方作准。」春航默默不语，蕙芳只好说些宽慰的话。少顷，史南湘、颜仲清闻将进来，南湘道：「贺喜的来了，快预备喜酒。媚香你也在哪里？」春航道：「此刻也差不多报完了，将吊之不暇，何贺之有？」仲清道：「才报了一百八十多名了，卓然中在八十一名，你嫌低了，因此有些委屈么？」高品道：「恐怕不是，你不见条子上写的是江南监生？」南湘、仲清齐道：「这是笔悞，常有的事。」春航道：「不必疑心，卓然是已经中定了。」南湘对高品道：「你且备起晚饭来，咱们一面吃一面等，如不来报，三更后同去看榜何如？全中了，你们两人好好的请我们吃十天。」二人尚未回言，蕙芳道：「有理，有理！就这么著，我也有些饿了。」高品、春航知道今日必有人来，已经安排定了，即收拾桌子，摆上饭来。南湘不准先吃饭，要陪着他饮酒。高品口内虽说疑心，心上早已欢喜，颇觉对酒开怀。春航素来洒脱，此番倒放不开心，蕙芳也与他一般。南湘道：「放心，湘帆总在五魁之内，如不是第四、第五名，我也

不敢论文了。当年我在湖北侥幸的一年，约了几个朋友，大排著筵宴候报，候到三更不来，也气极了。那些人看不上，也去了。到四更将要睡时，才报了来，倒是个解元。难道你们下过两三场，还不晓得五魁是后填吗？」仲清说道：「上科我就不是上了报录的当？我是副榜第一，他就报我是第二名南元，倒赏了好些钱，明早他竟不来。及看榜时才晓得是副榜，倒叫我太山太水空喜欢了半夜。」诸人借酒闲谈，到了二更以后，尚不见报来，就是史、颜二人心上，也知春航有些不稳了。

将要吃饭，忽听门外一片声嚷将进来，倒把众人吃了一惊。听得嚷道：「田老爷大喜，中的是南元。」春航一听，喜不可言，把筋子摔过一边，连忙走出位来。蕙芳也乐不可支。诸人是皆欢喜，忙看条子是：中式第二名，田春航，年二十三岁，江南上元县附贡生。方才放心。报喜的讨赏钱，蕙芳带了些票子来，递给春航。春航先赏了十吊钱，道：「明早同高老爷报喜的一同来领赏就是了。」众人道：「明日二位老爷不是十吊二十吊的赏，重重的要赏几百吊钱呢。」高品道：「是了，你明日来。」春航乐极了，因高品不放心，也有些疑心起来，恐怕报喜来诳他，只管发怔。蕙芳笑道：「报已报完了二百几十名，人人都要疑心，难道人人全是假的么？」仲清道：「不必疑心，此刻已三更天，城门也都开了，叫你管家骑匹快马先看了榜来。我们也不回去，你叫人索性添些酒来。」春航、高品道：「甚好。」一面打发人去看榜，一面再添酒菜。

此时各人畅饮，到底喜多愁少了，猜拳行令，闹到五更以后，看榜的始回，说道：「田老爷是不错，榜上果然第二名。」这一句话把高品唬呆了，急问道：「我怎样？」那人道：「八十一名是叫高品三，年四十岁，江南淮安府山阳县监生。」高品气得发昏，说声：「呸！」那人便拿出《题名录》来，众人细细看了，果无高品在内。蕙芳笑道：「中的人我也不认得，我就晓得这两个：一个是叶茂林的女婿叫作窰子归，这三十四名归自柴就是，一个是潘三的女婿叫作杠花，他老子叫花三胡子，在杠房抬杠出身，如今大发财，开了几处杠房，这六十三名花中桂就是。」

高品再把第一张《题名录》看了一遍，略生喜色，不觉叹口气道：「也罢，名利二字是有一定中的，是你们不比外人，我对你们直讲罢：一千六百两银子卖掉了一个举人，这个杠花就是其中的，是张仲雨的过手，明日就要讨帐去了。」春航、南湘、仲清、蕙芳都埋怨他几句。高品道：「我岂不知此事原作不得，我也有个想在内；或者今科不当中，或者我竟能名利双收，也未可知。况且我要回南一走，家内有几件大事急于要办，妙手空空的，亦殊难堪。如今倒罢了，虽不能巴结与湘帆作个同年，但不叫抬杠的做年伯，称姨子为年嫂，也是不幸中之幸也。我看湘帆不但得此年伯，年嫂，还得了一个好年丈呢。」春航笑道：「凭你怎样刻薄罢了。但是那一科没有些混帐人在内，焉知你下科又不与这些人作同年。倒是年丈之称，又是谁呢？」蕙芳听了好笑。仲清道：「你方才没有听见抬杠的儿子花中桂，是潘银匠的女婿吗。叙起年谊来，不是你的年丈？」

春航笑道：「我也不与他会同年，我仍认卓然是同年便了。」高品笑道：「这么说，我明日就叫潘三为丈人如何？」说得众人大笑。

少顷，天色大明，红日已上，春航要出去见房师，并谒座师，各人都散了。已后会同年，请吃酒，一连忙了半个月。春航出于第四房孙亮功门下，相见之后，亮功久已闻名。就是刘尚书、王阁学，虽未见过春航，于他儿子们书房内，见他些笔墨东西，也久已倾倒，惟恐不得其人为憾。今中了南元，十分欢喜。从此春航与文泽、王恂又成了世谊，更加亲爱。惟有孙氏昆仲颇难浹洽，然亦不得不往来，惟淡交而已。

高品代枪之银已收清，共得了一千六百元。张仲雨过手，在花处讲定二千四百元，从中扣出去八百元，又索花姓谢仪二百元，也得了千金，自己享用。便从藩经历上加捐了正指挥，即在坊里当起差来。高品已于十月初二日回苏州去了。

春航在庙里寂寞，文泽邀至家中，王恂又欲相留，春航两处时相寄榻，又兼薰芳照旧相陪，便安心乐意，与文泽、仲清等交相琢磨，闲时作些诗赋，习学殿试工夫。南湖也写了几天殿试卷子，已后又不写了，且按下不题。

如今要讲起一件闲事来，那八月十四日晚，乌大傻教刑部里传了去，问了一堂私造假契，抵押钱财事。因归自荣急欲借钱，商于大傻，要借彼房契抵押，许其分用。大傻早将房契押出，只

得另造伪契与归自荣，押了六百吊钱，大傻分用了二百吊。谁知这个财东与前次那个财东恰好，一日叙谈帐目等项，讲起乌大傻的房子来，那个财东问起住址、方向，知道就是押于他所，便对那人道：「这张契纸是假的。前年大傻已将房子抵押于我，押了八百吊，有兴盛香蜡铺作保。现今利钱欠了四个月，我正要找他说话，怎么又押与你了？」那人便著起急来，即找了中保来寻大傻理论。谁知大傻子终日昏昏沉沉的在戏园闲闯，家中用一个笨汉，也甚不明白。那人找了十余天，并未见著一面，大傻回来又不知道。那人情急，告了一状，送到刑部里。乌大傻子是个天文生，其祖也作过官，其叔祖并且是个显宦，如今式微了，只剩下数顷荒田，几间破屋。幸亏契是白契，并非私造印信，大傻的堂母舅，现任刑部司官，也有些照应。大傻想供出归自荣来，无奈契是他的，又系他出名，倒与归自荣毫无干涉，竟上了一个大当，革去天文生，限期赔偿。这也是他的晦气。

却说拿乌大傻那一天，有个皂隶叫作陆升，与归自荣住处相近认得，那日见他报了举人，忽然想起八月十四日，明明看见归自荣在乌大傻子寓里吃酒。因想十四日秀才们正在场里，怎么他不进去，又会中呢？想来想去，再不明白。一日遇见一个贴写，叫作葛逢时，排行第六，是个绍兴朋友，极会生事的。那天是十月初三日，陆皂隶走到衙门前一个小茶馆内，见葛贴写在里面吃茶，一边放著黄布小包。身穿贵州绸绵袍，套著玄青大褂，低著头在那里吃火烧。皂隶走

近来弯弯腰，叫声：「葛先生，独自一人闲坐吗？」葛逢时见了，也照应了。陆皂隶就对面坐下，走堂即添了一碗茶。葛逢时道：「你今日清闲，想不是值堂日子么？」陆皂隶道：「这几天不该班。葛先生，你是忙得很，近來想也发财。你是走得起的人，即日就要补经承了，将来可肯照应我们？」葛逢时叹口气道：「老陆，你是衙门中老手了，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苦。若要想得经承，至快还得七八年，你想难不难。不比别的衙门还有些活动，这道衙门作了经承便又怎样？」陆皂隶道：「作了经承到底好，你看黄经承与张经承怎样局面，簇崭新，风吹不动，火烧不著的一所好房子，好热车，干草黄银鬃大骡子，你瞧气色怎样光鲜，衣服怎样体面，也就罢了，将来还有个小功名。人生在世，衣食无忧，也就难得。」葛逢时点点头，已将几个火烧吃完。然后问道：「你可要吃点心？」陆皂隶道：「我已吃了油炸糕，甜浆粥了。我有一件事不明白，今日难得遇见你，正好讨个教。」葛贴写道：「有甚么事难明白？」陆皂隶道：「我们街坊有个姓归的，是个南边人，招赘在乌大傻子家里，常见他出进的。我家与乌家隔不到一箭远，在一条胡同里，这且慢说。我问你年年下场的日子可是一定的日期，或是可以先后修改的？」葛贴写道：「乡试么，通天下是八月初八日头场，初十日出来，十一日再进去，十三日出来，十四日再进去，十六日完场。这是各省一样的。会试是三月初八日起，也是一样。」陆皂隶道：「你说二场是八月十四日进去，是什么时候点名，什么时候封门呢？」葛贴写道：「点名总在一早，到了午未时也就封门了。」陆皂



隶道：「到十四日二更天，还有不进场的人吗？」葛贴写道：「怎么能够到二更天？今年点名极快，二三场午正时候已经封门了。十四日二更天还在场外，那是头二场犯了贴例，贴出的了，所以不用进去。你当他还未进场呢。」陆皂隶点头道：「原来有这些原故，什么叫作犯了贴例贴出来的？」葛贴写道：「这些事你要问他作甚么？贴例的或是烧了卷子，或是墨水污了，或是不完卷子交了白卷。这些有毛病的卷子，就不发誊录所，就贴了出来，不要他再进去了。」陆皂隶道：「据你说，贴出来的可会一样中么？」葛贴写道：「你好明白！既贴了出来，没有完场，怎么会中？就是大主考的儿子，也不能中的。」陆皂隶道：「我原听得人说，不完场是不能中的。我方才讲的那街坊姓归，名字叫自荣，现在高高中了三十四名。我于八月十四日二更天去传乌大傻子，明明看见归自荣在那里。他并且上前来问甚么事，讲了多少话，急得什么似的。那时我却不会。后来见他报了举人，我又不曾认错人，细细想来，他没有进场，怎么也会中呢？请教你评出个理来。」葛贴写道：「这却奇了，或者你认错了人，或是记错了日子，不要是十三晚上。」陆皂隶道：「这人虽烧了灰，也认得出来，断不会错的。至于日子，有票字为凭，而且明日就是中秋节，一发不会记错。你想是什么缘故？」葛贴写道：「这真奇了。」细细想了一回，问道：「你可知道他的底子怎样？」陆皂隶道：「这却不知道，他外面是极好看的，说是乌家的女婿。至于他是那一省人，我也不知道。」葛贴写道：「你细细访一访，如果真没有进场，这就了不得，必定有个顶名代